

幻兽姬1

镜中的银翼城



彭扬
著

重塑《山海经》神话魔幻世界
千年封印 山海密卷 幻境迷墙 金枝银叶

紧握两个世界的命运，用尽全力守护心中所爱，点燃心灵专属的超级能力，
你就是英雄！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幻兽姬1

镜中的银翼城

彭扬 著



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幻兽姬. 镜中的银翼城 / 彭扬著.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15.5
ISBN 978-7-5477-1117-0

I. ①幻… II. ①彭…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8367 号



Huan Shou Ji 镜中的银翼城

作者	彭扬
绘画	丁志杰
责任编辑	宛振文
项目编辑	李想 刘宇
美术编辑	刘璐
装帧设计	沈秋阳
内文设计	王辉

出版社	同心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	100005
发行电话	(010) 88356856 88356858
印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5年5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12
字数	102千字
定价	18.80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退换声明: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010-88356856)联系退换。

一切活着的，是她的歌；一切消逝的，是她的歌；
一切光明的，是她的歌；一切黑暗的，是她的歌；
金色的云霭，是她的歌；幻梦的冰峰，也是她的歌。
而我们的天地，要唱所有这些歌……

——神族的歌谣

幻 兽 姬

Huan Shou Ji

镜中的银翼城

Jing Zhong De Yin Yi Cheng



Ala Lu

目录

序 章	01
第一章	破印之夜 09
第二章	幻兽姬兰芝 21
第三章	神仙水 33
第四章	流涧的分身术 44
第五章	幻兽医堂 56
第六章	永无渊秘道 69
第七章	金枝玉叶 80
第八章	返家日 93
第九章	巫师学校 105
第十章	胡蝶的训练 116
第十一章	童谣消失的村落 128
第十二章	修罗桑与地狱火 139
第十三章	镜林重逢 152
第十四章	奇门怪影 163
第十五章	面具之城 174

序章

山海国界

〔瀛海群岛，幽瞑屿〕

在一个混沌的黎明，预言大巫师阴阳司从噩梦中惊醒。他气喘吁吁，心跳如鼓，心魂未定的眉目之间映射着忽明忽暗的微弱火光。房间里唯一的光源来自草药炉下燃烧着的柴火，但四周弥漫着的魔仙草、薄荷、百里香、灯芯草和艾蒿的香气却并未使他感到安宁和镇定。

他用八只手中的一只点起一盏提灯，以对抗窗外晨光普照前的广阔黑暗；再用两只最长的手臂穿好衣裤，坐直身躯。接着，有几分钟，他一



动不动地僵在床上，仿佛一截枯竭的朽木，对方才在梦中所见的一切震惊不已。

在一般人看来虚无缥缈的梦境，对阴阳司这位山海国界德高望重的预言大师而言，却是比现实更具有启发性的事物。它往往会告诉置身于梦幻的他，前方是光明抑或是灾难。在那个绵长而恐怖的黑色梦境里，他站在高耸的尖崖上，脚下是翻滚咆哮的暗海巨浪，天光被漆黑的密云笼罩，利剑一样的闪电如同一条邪龙，穿梭在他的周围。

凭借着手中即将被风雨捻灭的幻光，他瞥见怒吼的大海就像一只弓起背甲的怪物一样拱了起来，深深的海底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上升——刹那间，那通体阴暗污浊的庞然大物便伴随着电闪雷鸣，冲破了古老海域的束缚，宛若新生般倒立在阴阳司的面前，睁开了红光四溢的双眸。

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汹涌雷云。霹雳轰响的那一刻，在年迈的巫师面前，闪烁起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标志：



顿时，阴阳司的脚下地动山摇，海面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加剧撕扯着。看清楚了，看清楚了……他永远也没法忘记这个尘封已久的梦魇一样的存在。正当他睁大双眼，绝望地摇着头，声嘶力竭地想要喊出对面神秘之物的名字时，一阵飓风般的大浪就将他裹挟了进去……

提着灯盏，阴阳司从梦中的记忆回过神来。他跳下床，连外衣也没有披，就冲进了冰冷海风吹过的城楼。他脚步匆匆地穿梭着，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从来没有这样焦急和慌张过。这座幽隍屿，是山海国界所有预言巫师的圣地，但几乎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一样，预知到一场腥风血雨就要到来。



不久，阴阳司就站在了岛屿唯一的一座钟楼上。他凝望着环抱绿色圆形山丘的寂静海湾，环顾着零星分布在海岛各处的房屋和城墙，吹灭手中的灯盏，在黎明朦胧的光晕中打开了落满灰尘的铜钟阁。这间能眺望全岛风景的高高在上的房间，和幽瞑屿几千年来的和平与宁静一样，还从来没有被这样冒昧地打扰过。

在用长满青苔的长木撞击巨大铜钟，让戒备的长鸣响彻全岛之前，他再一次看了看远处被温馨和美梦填满的千家万户。他不想打扰这幅田园牧歌般的画面，但危机已经时不我待。他紧锁眉梢，面容严峻，用苍劲深缓的声调轻轻地说：“醒醒吧，幽瞑屿的巫师们，一场浩劫马上就要来临了……”

之后，急促的古钟声一阵接着一阵，在夜星还未褪尽时，便深沉却洪亮地回荡在这座沉睡中的岛屿各处。

〔多林洲，夏城〕

这一天，夏城的男女老少起了个大早，共同庆祝千年一次的守护女神祭典。多林洲，这片浩瀚的林区大陆几千年来承蒙朝曦女神的眷爱，一直风调雨顺、诸事太平。夏城是多林洲最大的先人族城池，举办族人传统庆典之隆重，一直为其他各城各邦所津津乐道。

男人们赶着独角牛车，拉来庆典所需的木料和铁器，在夏城中心的青石广场做最后的修整——尽管盛大的庆典开幕现场已经布置妥当，但谁也不愿看到任何瑕疵和疏漏；女人们则大多待在厨房里，窗口飘出的浓密烟雾散发着诱人的香味，那是她们正在烹饪祭祀庆典的佳肴，届时，小山似的美食几乎会堆满整个广场；老人们也没闲着，他们一个个如同巡逻官，一会儿清点要供奉的祭礼，一会儿摆正歪斜的桌台；而孩子们则成群地在

田间地头奔跑，没人愿意躺在床上，让懒觉夺取他们观赏祭祀烟火的机会。

穿过散养的三眼绵羊，孩子们爬过一个小小的山坡，偷偷地聚集在一个山洞旁，瞪圆了眼睛，你一言我一语地对着洞内的隧道七嘴八舌、乐不可支。这里是夏城烟火师的住所，等到祭典开始，他就会从这里出来，让奇异的烟火在冰蓝色的天空中绽放，令全城的人们目不暇接，惊叹不已。孩子们之所以愿意待在这儿，是因为烟火师在正式的表演之前，总会先试放几支小型烟火。这些烟火形状怪异，趣味十足，对他们来说是祭典的加场好戏。如果幸运的话，他们还能在烟火师背过身去的空当儿，捡起一两支没被点燃的烟火。谁要是能捡到这个大便宜，就会被其他的孩子羡慕整整一年。

年轻的城主夏伯牙站在高耸的城墙上，欣慰地看着眼前其乐融融的生活图景。自从父亲退位以来，他把夏城治理得井井有条，深得城民的爱戴和父辈的赞誉。他慢慢闭上眼睛，心中油然升起对这位从未谋面，但却世代保佑多林洲大地的朝曦女神的敬意。很快，他感受到一丝异动的干扰，便睁开了双目。只见头顶的太阳变得越来越亮，他只好用手遮住了眼睛。

亮度仍然在急剧地增强，似乎有一双通天巨手正在捅破日光，要伸向无尽的山地。夏伯牙不得不扭过头去。忽然，天地间像是被一片大幕覆盖，四处一片漆黑——是那种让人连自身都感觉不到的漆黑。几秒之后，光明重现人间，太阳如同一颗爆发的火球，变成了成千上万的碎片射向山海国界的大山大海，仿佛天空也要震落坍塌下来。

躲藏的孩子门跳跃着鼓起掌，大家都翘首期盼着这场提前到来的烟火表演。拖着长长光尾的火球向四面八方奔涌着——有的犹如一群呼啸而过的巨兽，有的恰似地壳深处的岩浆，引发山崩地裂；有的如同天马坠空，星陨入地；有的好似群魔追逐，厉声尖啸，炸响后消逝在远方；有的像结冰的瀑布突出巨刺；有的忽闪而过，如影如幻，更如白驹过隙；有的像紫色的暴雨；有的像火红的金花；有的简直就是重重炮影，雷霆万钧，铺天

盖地，幻化成一张天罗地网，把整座城市牢牢罩住。

一个个夏城人目瞪口呆地站在原地，好不容易才明白正在发生的这一切并不是烟火师的杰作，但没有一个人说得出哪怕只言片语。

刹那间，就在他们的头顶，其中一个姹紫嫣红、变幻莫测的光团向城池俯冲下来。它像是一团说不清、道不明的烟雾，时而露出千百双尖牙利齿，时而用毁灭一切的眼光注视着地面。就在城民们都用手挡住面庞，吓得瘫倒在地时，光团划出一条弧线，坠落到不远处的原始森林里去了。

〔暗漠大陆，寂静谷〕

苍穹华盖喷薄、火光风驰电掣的时候，身披雀羽的女孩正在包扎树龙的角。她看上去约莫十三四岁的样子，但却神情坚韧，目光沉着，举手投足间透露出超越年龄的成熟。做猎兽人这个行当已经有几年了，可是女孩从来只取物，不猎兽。

就拿这种树龙来说，它的角价值不菲，可以在巫师族的任何部落里卖个好价钱。其他猎兽人往往残忍地将其击毙，然后取角离去；然而女孩知道，树龙的角如果不连根拔去，来年是可以再生的，况且，她从来不愿伤害寂静谷的一花一草、一鸟一兽。如果不是族人先前的职业已经日落西山，她是决不会放弃那段与兽类为友的日子，做起现在这种用树龙的犄角、花熊的舌苔、岩龟的胆汁、长鬃蜥蜴的断尾去换取金钱的营生的。

起初，女孩以为那阵天雷地火只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星辰雨，可身旁的树龙急剧地变幻着身体的颜色，一会儿是岩石的蜡黄，一会儿是树木的葱绿，同时还扭曲着面孔痛苦哀嚎，她发现一切并没有那么简单。树龙抽搐着，一改往日温顺的面貌，像是邪魂附体一样，从女孩的手中挣扎着蹿到一棵大树上，回头用迅速充血的眼睛望了望她的身影，就不见了。

就连平日忠良憨厚的地藏犬，此时也狂躁地吠叫起来。它看上去已经不太清醒，像失去控制似的狂乱地上蹿下跳。如果是平时，它可是女孩在这片兽族属地上辨别方向的一个好帮手，总是沉默地蹲在她的左右，带她在这片曲折如迷宫、怪兽横行的山谷林地间穿行。

可是此时，地藏犬像是被一条看不见的绳索拴住了脖子，浑身颤抖，龇牙咧嘴，口水直流，没过多久，就如同一只追逐昆虫的燕雀，笔直地奔向了西北方向的深山瀑布。

女孩站起身，皱起眉头仰望诡谲变异的天顶，心中掠过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她匆匆地从随身的麻布袋里拿出一支彩虹草，轻轻地抚摸着草茎顶端的毛冠，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便在她的手边朝七个方向飘散开来。

她毫不犹豫地奔向青蓝两色相交处的林间小道，轻巧伶俐得如同在时间中穿行，像是要去寻找什么一样，纵身跳跃在一棵棵茂密的树冠上。

就在她即将到达山谷边界时，一条虎鱼从岩石地里跳了出来。虎鱼一反常态地龇着血盆大口，虎须凶狠无比地向外张着，鳞光闪闪的身体上鱼鳍竖了起来，尾巴也用力地拍打着。它摆出了咬碎一切的架势，前爪积聚起力量，就要朝女孩扑过来。

“你最好走开，我不想伤害你。”女孩轻描淡写地对它说，脸上看不出分毫畏惧的神色，“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性使然。”

可虎鱼早已失去了理性，它被无名的力量操控着，向女孩所站的地方不偏不倚地猛跃而来。

女孩一个侧身躲过去，随即向后翻了个筋斗，站在了高处的一块岩石上。虎鱼蠢蠢欲动，想要再次发起进攻。但在它再次抬起利爪前，女孩迅速拿出了一张正方形的小纸片，扔向空中。

忽然，一张纸片变成了四张，四张又变成了八张，继而成为十六张，紧接着是三十二张、六十四张、一百二十八张……方形的小纸片密密麻麻

地从四个方向将虎鱼重重围住，一阵伴随着爆破声的电流闪过，虎鱼便晕倒在还萦绕着余光的纸片电网里了。

女孩扯了下被风卷起的衣角，重新上路，把越发沸腾的寂静谷留在身后，独自消隐在边境的幽蓝沙漠中。

〔云光山脉，幻池〕

霞光万丈的紫阳殿在晃动。殿前，昔日波澜不惊的幻池也翻起了涟漪。池水中的娃娃鱼摇头晃脑地浮出水面，扭动着浑圆的、婴儿般的小肉身，摆着小鱼尾，唧唧喳喳地嚷个不停。

天空也似乎正在迸裂，一团接一团磅礴乌黑的积雨云缓缓地靠近了五光十色、金风熠熠的云上天国。自从很久以前，后羿射下九个太阳以来，诸神的天际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战栗。

宛转悠扬的神界幻音被振聋发聩的雷电所淹没，缥缈曼雅的天女身影被乌黑厚重的云团所遮蔽，笼罩天际的恒久金光仿佛正在一厘厘、一分分、一寸寸地消失。

精卫神鸟本来要往蓬莱山走一遭，途中突遇太阳异动、流光散射，连忙调转方向，来到幻池前。这里是朝曦女神的府邸，她想向朝曦女神把一切问个明白。

精卫神鸟落到地上，化作一个灵动清秀的少女，身披五彩斑斓的羽毛，眉心之间有一颗闪亮金痣。她抬起头，发现朝曦女神早已伫立在幻池前，向池水丢下一颗颗仙丹，安抚躁动不安的娃娃鱼群。

她走过去，站在女神的身旁，和她一起眺望远处山脉的风景。

积雨云几乎完全覆盖住了紫阳殿的上空，一场豪雨正连绵不绝地落下来。

然而，这些雨水却是黑色的。只见千万股黑雨僵硬地砸向云山，仿佛空中有一只隐形的巨型毒蜘蛛正在编织捕食的蛛网。但凡打在幻池中的雨柱，立刻变成了浓墨般的黑油，像黑黝黝的鲨鱼，四处游动，一点点扩散开来。被惊扰的娃娃鱼像婴儿一样哭啼着，慢慢潜入了深深的池底。

这时，朝曦女神挥了挥衣袖，轻轻地对幻池吹了一口气。顿时，幻池中盛开了朵朵金色莲花，瞬间将被污染的池水还原成了长久以来晶莹剔透的样子。

精卫伸手接住一颗雨滴，然而她的指尖刚一触及，黑色的雨滴便化作了死亡般的黑尘，随风飘散了。

“精卫神鸟，”女神神情严峻地看着远方的雨阵说，“一场浩劫马上就要降临到山海国界了。”

“女神，请您告诉我，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精卫在黑雨中疑惑地发问。

“你以后会知道的。”女神并未明言，只是淡淡地回答了一句，便继续转头看雨。

“可是，大地上的先人族们，”精卫接着说道，“千百年来，一直靠您庇佑着他们，这回也请您一定要保护他们，让这些虔诚的子民能够度过劫难。”

女神缓慢地摇摇头，表情深沉得如同一张静谧的山水画。她说：“这次的浩劫非同一般。虽然天机不可泄露，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先人族们自有福在，届时会有一位英雄来平息这场劫难。”

“他是谁？他在哪儿？”精卫迫不及待地刨根问底道。

凝视着远方雷电交加的云团和渐渐浓密的黑雨，女神说：“这个人，不在我们的世界。”

破印之夜

星河的名字是根据一座游泳池取的。大概，也很少有孩子能像他一样，出生在一座五光十色的游泳池旁边。因为星爸和星妈是两位野外探险家，常年翻山越岭、勘探奇境。那是一个炎热又潮湿的夜晚，他们正在遥远的非洲草原度假。星爸躺在一丛灌木投下的荫凉中，享受着轻风拂面的片刻清闲；而星妈正在原生态旅馆附近的露天游泳池游泳。群星在他们的头顶闪烁。

忽然，星妈声嘶力竭地大叫了一声：“我要生了——”

天上所有的星星仿佛都掉进了碧波荡漾的游泳池里。

夜半，在一群匆忙赶来的妇女的嘈杂声中，星河被一双黑人接生婆的

手送入了星妈的怀抱。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微热的灯光让他皱起了小小的鼻子，周围混乱的状况并没有阻碍他感受到草原的幽深和广阔。环绕着他的并不是大都市医院里七嘴八舌的医生和护士，而是大象、犀牛、斑马、跳兔、狒狒和长颈鹿。

星妈仰头凝视灿烂的群星，真想把它们织成一件衣裳，套上儿子的肩膀。她又望了一会儿游泳池的水波，星星的倒影让她灵机一动：“亲爱的，我们的孩子就叫星河吧！”

“好主意，”星爸一脸幸福的表情，称赞道，“这个名字，让人想到各种优美的形式——鲜艳、明亮、神秘又自由。瞧瞧身边的野生动物，就跟它们一样，简单、高贵却充满意义和想象。”

星河睁大眼，父亲在梦想。再过几个小时，太阳就会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点燃草原，迷蒙变幻的、土黄色的大地之光将会重新笼罩他们。

尽管童年对星河来说就像个传说，可是第一天去学校，他就明白了，他的名字不会给他带来好运气，也不会带来自由，他只能跳进自己的影子里。

这一切都从自我介绍开始。星河拿着一盒手工制作的纸星星，站在一年级教室的讲台上，自豪地展示着自己的想象力：“我叫星河，星星的星，银河的河。你们可以把我的名字当成一条由无数星星组成的河，也可以把它当成像星星一样会闪烁会眨眼的河，或者……”他一边说，一边把盒子里五颜六色的星星抓起来，又像彩色的瀑布一样撒下去。

站在一旁的老师露出了长臂猿一样的神色，听完星河的介绍就皱紧眉头，请他赶紧下去。星河真不明白，为什么这位老师有着充满智慧的长臂猿的表情，见识好像还不如它。

没过多久，他就发现，他那样的表现只能收获伴随着嘲讽的哄堂大笑和好为人师者的警告。再过一段时间，他明白了，想象力和好奇心并不是

获得成功的筹码，一切的重点都在学习成绩。坐在他身边的，并不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同龄人，而是一张张成绩单：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

终于，星河迎来了他在小学的最后暑假。之后，他将步入六年级，踩着他心爱的滑板，带着他炯炯有神的目光，驶出这段令人昏昏欲睡的记忆。在此之前，他靠制作模型来把握宇宙的脉络，探索事物的奥妙。他的灵活和天赋使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让一架新型的遥控赛车或者塑料航母应运而生。在无拘无束的、搭建和构造的快感中，他找到了能容纳自己自由的脑电波的避难所。

如果一定要为这段自由电波找一个分享者，星河会选择进入一个由两只大脑组成的局域网，一只属于自己，另一只属于他的好朋友罗问。他和罗问是同班同学。罗问吸引他的，不仅是他那副看起来蕴满了知识、并且占去一大半脸部面积的黑框眼镜——让他看上去就像个肉乎乎的柯南；也不只是自出生以后的第一句话开始，他就不断地对世界刨根问底，把“为什么”挂在嘴边，以至于让他担任大学教授的父母大人干脆赐他一个“罗问”大名的奇怪往事；更不是他能够一边轻轻松松地哼着跑调的歌曲，一边拿着奇怪的发明追求班上的某位女孩子，目的却只是想要研究她的发卡，同时还能长盛不衰地稳居学习成绩年级第一的宝座的传奇轶事……

而是，而是，而是——

罗问和星河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人。

他们都是内心希望真正拥有自由的人。因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想象从来不会被任何约定俗成的规矩所限制。也正是这一点，让他们的友谊五年来始终根深蒂固。

“罗问，我想我遇见了外星人。”暑假的第二天，星河就把罗问约到了学校后山的一块空地上。两人骑在一根巨大的废弃的水泥管上喝着草莓汽水，星河便向罗问把自己最近的苦恼娓娓道来。

“说说看，外星人的样子，还有他乘坐的交通工具。”罗问兴致盎然起来，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我可不是在开玩笑。”星河突然一脸严肃起来，“我说的是一件真事儿。从上个月开始，每天晚上我都会听到一个声音。那声音古怪极了，听上去嘶嘶啦啦的，模糊不清。”

“就像是收音机在调台时的声音？”罗问想象着问道。

“比这个还要刺耳，而且我在梦里都会听到这个声音，那时它听上去最为清晰。”星河回想着自己在卧室里听见怪声的情景，仿佛感觉到一条看不见的大蛇正在黑暗的房间里游移，“它好像在我房间外的某个地方，一直呼唤我前去。”

“依我看，让声音的主人现身的最好办法，”罗问咕嘟咕嘟喝了几口汽水，打了一个嗝，说，“就是主动出击，顺着脑海里的印象，找出声音的所在。这样，真相也就水落石出了。”

星河愁眉苦脸地说：“深更半夜的，我可不敢。如果真的是外星人，把我绑进飞碟里，带进无边的宇宙中——嘿，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

“那倒是。”罗问笑嘻嘻的，好像一点也没把星河的恐惧放在心上。可是他的眼镜片上闪过了一丝星河所不能理解的冷光，那代表着一个未雨绸缪的秘密计划。不过还没等到星河追问，他就拍拍屁股上的尘土，准备回家看动画片去了。

星河也回家了，但他没办法做到像罗问这样举重若轻。他毕竟是怪声的亲历者，无论声音的始作俑者是外星人、吸血鬼、僵尸还是精灵，他一个月来一直深受其害都是不变的事实。

当天晚上十点，星河照例在自己的房间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那个若隐若现的声音按时在他耳边响起，它时大时小，一会儿像冲出海面的巨鲸，一会儿如土中扭动的蠕虫，慢慢地，音量均衡起来，成了一首轻摇慢摆的无伴奏哼唱，一阵吹过罅隙的轻风，和着噼啪作响的嘈杂声。